

# 在茅奖作品中看到宝贵的“间离效果”

## ——中篇评弹《千里江山图》(上集)观后

◆ 邵宁



评弹《千里江山图》彩排现场  
丁森翔 摄

作为茅奖作品《千里江山图》的第一部改编舞台作品,中篇评弹《千里江山图》(上集)11月29日在天蟾逸夫舞台亮相,令人惊喜。在经历了《医圣》《战·无硝烟》等一系列评弹剧的创新探索后,上海评弹团的此次创作无疑是对评弹本体特征的回归,传统的“说噱弹唱演”等十八般武艺悉数用上,在琵琶三弦声中,将一段惊心动魄、荡气回肠的隐蔽战线故事娓娓道来,多种流派的弹词演唱韵味浓郁,而讲述人、戏中戏、闪回等戏剧甚至影视元素的运用,以及多媒体背景、灯光的氛围营造,又为观众带来了具有时代感的丰富视听体验。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从剧本改编到导演的二度创作都有了很大突破,编剧张裕删繁就简,上部分为五回书,情节集中,环环相扣,足见功力;导演王昕轶则在传承中创新,尊重评弹的艺术特质并加以放大,铺开了一幅20世纪30年代的恢宏画卷。这部中篇里有许多台词都忠于原作,如凌汶在牺牲前所说的那句话:“在至暗时刻,一个人看到什么,愿意看到什么,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其中隐藏的力量,动人心魄。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评弹艺术所独有的“现身说法”“间离效果”等宝贵的美学特征,在这部新创作品中依然体现得淋漓尽致。

“现身说法”,来自清代艺人沈沧州的论述——“书与戏不同,何也?盖现身中之说法,戏所

以直观也;说法中之现身,书所以宜听也。”《千里江山图》里人物众多,无论是黄海华饰演陈千里,还是高博文饰演易君年,以及姜喆博、周慧、陆锦花、陆嘉玮、王承、吴静慧、俞圣琦等,一会儿“说法”,以第三人称介绍时间、地点、人物和情节;一会儿“现身”,以第一人称呼语言、音色、手面等技巧“起角色”,跳进跳出,若即若离,全无违和感,惟妙惟肖地塑造了一个群像鲜明的人物形象。

“间离效果”是德国戏剧大师布莱希特著名的理论,与之相关的则是他首创的“叙述体戏剧”,即通过种种方法打破舞台与观众的间隔,让

观众不再沉浸在剧情当中,进而引发思考。戏剧大师黄佐临曾指出:“如果说有戏剧和中国戏曲曲有相似之处的话,那么江南评弹更接近布莱希特。”以这部评弹里的讲述人为例。评话名家吴新伯身着西装,带着一本《千里江山图》率先登场。作为讲述人的他不仅承担交代背景、串联、评论的功能,甚至还和其中人物对话,和台下观众互动。正当观众沉浸在“能否找到潜伏的国民党特工”的悬念中的时候,第三回结束前,吴新伯上台和陈千里来了一段互动:“你是谁?”“我是90年后的一个读书人。读到了你们的故事。”“想不

到90年后还有人记得我们啊。”“我们不会忘记你们!”这段对话一下子让观众离开了故事情境,回到了现实生活中来,同时以“局外人”的眼光回望历史,引发对那个时代的思考,对在惊涛骇浪中奋力搏斗的英雄的怀念。

评弹也是语言的艺术,在这部作品中,可以听到不同人物用苏白、上海话、绍兴话的表演,甚至也有普通话,让人物变得非常鲜活、接地气。陆锦花是一位很有天赋的演员,把一个深陷情网但又无比绝望的女子演得活灵活现。其中有一段“闪回”,再现了3年前她和卢忠德的离别。略有缺憾的是,陆锦花说表都是苏白,但起角色时与陈千里以及卢忠德的对话,说的却是普通话,在那个年代,广东人是不大会说普通话的,况且小凤凰还是一个粤剧演员。其实,不妨仍以苏白为主,夹杂几句粤语,可能更符合人物身份。

这部中篇评弹,在两个多小时的演出中,大量唱段让人听得过瘾。作品中运用了蒋调、张调、杨调、丽调、俞调、周云瑞调和评弹曲牌,甚至还有广东粤曲的元素,以及翔调、香香调等兄弟团的流派唱腔,起到了表达内心、抒发情感、升华思想的作用。主题歌则由《蝶恋花·答李淑一》的曲作者、88岁的赵开生作曲。另一段核心唱腔则由吕咏鸣谱曲。“终盼来,红旗漫卷凯歌亮,重整神州好河山。终盼来,云蒸霞蔚曙光现,千里江山万民安!”“千里江山,国泰民安!”高亢激越的唱段,久久在观众心中回荡。

正如讲述人所说:“今朝当我们再一次凝视这一幅幅恢宏的江山图画,用各种方式来讲述它们的故事,而这一切正是对这些曾付出过心力乃至生命的先辈英烈们最好的纪念和致敬。”《千里江山图》的下集,更值得期待。

## 好伙伴总在旧时光

◆ 南妮



意大利电影周在上海放映的压轴是史诗片《灿烂人生》。6小时的片长,上海影城基本满座。6小时,要看大半天。然而,从青年时代到中年时代兄弟俩的故事,仿佛是需要足够时间的缓慢演绎,电影特有的美才尽情体现。

读书年代,哥哥尼古拉与两位好友形影不离,灿烂的笑脸写满了灿烂的青春。日后,一位成了建筑师,另一位成了大学教授。尼古拉是精神科医生。友谊之河与岁月之河一直潜在平行。他们打闹,欢笑,分离,重聚。同性的友谊也是青春的荷尔蒙,当它们经银幕而被强化时,你会豁然醒悟:没有好伙伴的人生是残缺的人生。那位大学教授对尼古拉笑说:“因为喜欢你,所以娶了你妹妹。这样可以经常看到你。”

我们在生活里也曾睹此幕,那些少年时代厮混在同学家的人,看到同学爸妈的机会甚至比自己爹娘还多。大银幕有趣的教授沙龙,令人感叹关于友情的世界语言是如此一致。纯真的感情像童话,要好的极致就是做成了一家人。

曾听过两位成功男士在复杂的文坛保持同性友谊的秘诀。一位说:“我对某某说,如果他听到有人说我坏话,请相信那一定是编造的。”另一个说:“人的状态有好时和坏时。你要原谅他差的时候,前面是逆向表白的好意,堵死误解后路。后者是深谙人性的内里,以修养收获稳定。如果把友情视作信仰,一切都简单了。”

许多观众对电视剧《人世间》的共情与欣赏,一半来自喜欢光字片“六小君子”的故事。周秉昆、曹得宝、肖国庆,孙赶超,吕川,唐向阳……往来甚多的蔡晓光,最终也成了秉昆的姐夫。阔别很久的吕川,对于秉昆的求助先不响,后扎实办妥了才告知,“到底是相知的小伙伴啊!”岁月的故人就在于此。曾经的友谊仿佛因时空的变幻而淡却,冷不防有一天又复原成酒似的浓烈。

《美国往事》里,德尼鲁扮演的“面条”,从监狱里出来,来接他的昔日小伙伴,与他一样都变成了成年男子。一轮继续甜蜜的日子。“面条”要过平静的生活,而老大麦克斯暗起黑心。35年后,孤魂野鬼似的“面条”找到满头血腥变成政客 的麦克斯,质问伙伴们的死。他没有杀死麦克斯,麦克斯跳进垃圾粉碎机自我终结。在街头共同长大的时光,是生者与死者的暖与痛。刚评上爱奇艺年度剧王的《狂飙》,安欣与高启强曾经共有一段暖,敌对双方没有立马杀伐。《人世间》里的曹得宝因为利欲熏心而远离伙伴,最终他选择“归队”,因为抑郁比精算更消耗他的肌体。

如果有好伙伴就不会得抑郁症。“分享”会滋生快乐的能量而治愈孤独。



张新颖的《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标题中的关键词本应该是“沈从文”和“二十世纪中国”,但全书偏偏从一个不起眼的连词谈起,通过对“与”字的解读,勾勒出个体与时代、个人与历史、自我与天地之间的复杂关联。

### “边缘”的位置与姿态

沈从文无论在自然时间还是社会历史的意义上当然都处于“二十世纪中国”的发展进程之中,但张新颖将“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并置,强调的正是两者之间的另一种特殊关系,即沈从文之于时代主流话语之外的独立性和自足性。比如书中对于沈从文所绘《五一节五点半外白渡桥所见》这幅画的解读:“时代的宏大潮流汇集和裹挟着人群轰轰隆隆而过……这样的时刻,沈从文的眼光依然能够偏离开去,发现一个小小的游离自在的生命存在,并且心灵里充满温热的兴味和感情,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沈从文这样的主体姿态与位置,对应到文学作品就是《边城》里“塔”的意象。“塔”与周遭世界的关系,正是孤立或独立之含义;“塔的毁灭”意味着其一生的文学事业遭到否定;“坍塌的塔”所包含的巨大悲哀;“重建之塔”的悲悯与希望……作者用一个“塔”字巧妙地概括了沈从文的一生。或者我们也可以认为,这里的“塔”,正是全书标题中作为连词的“与”名词化之后的文学想象。

进一步来说,“边城”二字何尝不构成沈从文主体状态的另一层隐喻,早年作为城市之外的“乡下人”,作为故乡与他乡之间的双重他者,后半生作为远离文学事业的物质文化研究者。“自我边缘化”构成了我们理解沈从文一生的另一个关键词。甚至正如书中所说,沈从文晚年的物质文化研究不仅之于当时的时代政治主流是边缘的,甚至面对当时的学术“专业”主流而言,它同样是边缘的,历史博物馆举办的“内部浪费展览会”便是这双重边缘之下的结果。而张新颖也指出,沈从文这种“自甘边缘”的态度,也并非传统道家无为、出世或隐逸思想的继承。的确,沈从文一生都是积极“有为”的,对于他所热爱的文学或文物事业,



## 视觉下科技与文化的交融

### ——读《中国眼谷·心灵之窗——书法篆刻作品集》有感

◆ 张静怡

翻开《中国眼谷·心灵之窗——书法篆刻作品集》细细品味,不禁令人耳目一新。这本作品集不同于一般的书法篆刻作品集。

首先解题,在中国文化中,眼睛常被视为心灵的窗口,反映一个人洞察世界的审美和思想情感。品读作品集里的文辞内容,无不与中国传统诗词有关,更体现了历代文人用眼睛去观察体悟世界的微妙角度及细微的变化。眼,是感觉器官,在中国人的字库里丰富多样,如:看、望、视、览、阅、顾、瞻、观、见、盼等。美妙的诗句往往体现了作者观察事物的细微洞察力。作品集中所体现的,如先秦《论语》引逸诗中“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谢灵运《登江中孤屿》中的“江南倦历览,江北旷周旋”,王之涣《登鹳雀楼》“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杜甫《望岳》中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晏殊《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中的“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些美妙的诗句,都是因为眼睛的观察和特殊的用字而更富有意境。这个选题的创意来自中国眼谷理事长、温州医科大学眼视光医学部主任瞿佳教授与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书法系主任张宏教授的共同策划。书法篆刻不仅仅是视觉艺术,更具有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将诗词、书法、绘画、篆刻等传统艺术基于眼健康科学的背景下会产生怎样的特殊效果,这本书给出了有新意的答案。

去年11月,世界青年科学家大会在温州召开,中国眼谷承接了眼视光分论坛。为了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完美结合,中国眼谷邀请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书法篆刻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围绕“眼健康”科创主题,创作了一百多幅与眼睛相关的中国古典诗词和经典名句的书法篆刻作品,为世界青年科学家大会呈现了一道特别的“文化大餐”,得到与会专家与观众的一致好评。

今年该作品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付梓出版,瞿佳教授在序言中提到:“本书的目标就是让眼科科学与书法艺术‘通电’。按照通常的认知,科技是理性的,而艺术是感性的,两者是分属于不同大脑半球的。人们时常认为这两者不大相干,或者说风马牛不相及,其实不然!科技与艺术的结合时常会产生特殊的效果……人们常说科学和艺术在山谷时往往被阻隔,一旦到了山顶相遇就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成功与辉煌。”

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梅兵在序言中写道:“这是华东师范大学与温州医科大学一起,发挥高校学科优势和人才优势,服务社会发展和传统文化辐射的有益尝试,对促进上海和温州两地乃至更广范围的科技文化交流起到积极作用。”

一个活动,一本作品集,看似平常,但里面蕴藏着至深的道理。在倡导科学人文精神,传播大众美育,树立民族文化自信,践行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方面,这本书作了一次尝试。

他也从来都是全身心投入的,只是这种“有为”和“入世”更多是一种“自在自为”和“自己的世界”,是一种自我生命向度的生长与展开。

### “自我”的生长和展开

能够在时代洪流边缘处寻找到安身立命的一隅空间,需要一个足够强大的自我和坚韧的精神内核作为支撑,而这个内核就是从个体生命经验之中生长出来的思想。正如书中所说,“沈从文自有他的思想,只是这是他个人的思想,是从他自己的生命经验与现实摩擦碰撞中产生出来的”。在张新颖看来,沈从文的这个“自我”是在他30岁写《从文自传》时就已经形成,当这样的自我一旦准备完成,就会变得格外坚韧。

当然,我们用“边缘”来确认沈从文与时代之关系时,并不意味着将沈从文置之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之外,相反,沈从文处在某种更大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中。借用沈从文另一部小说的名字,就是《长河》,历史的长河、文化的长河、自然的长河。沈从文从自身的生命经验出发,和这些传统的长河达成某种汇通,其中的桥梁就是“有情”。比如沈从文在小说创作中,强调要“贴着人物写”,正是因为“沈从文对他所写的那些普普通通的人物是‘有情’的,他爱他们,所以才和他们没有距离,没有距离才是‘贴’”。又如沈从文在物质文化研究领域,

兆银兄告知我,开始撰写长篇小说《我去养老院了》,那是3年前。一年前的暑假,兆银兄给我发来了这部小说的初稿。他一再叮嘱,“帮我好好把把关”。

开卷尝鲜,很快,我就被“初稿”拖进了小说设置的情感漩涡。一时,竟忘了行“把关”之责。那时,我就开始揣测,这部小说,是不是国内第一部涉猎养老院题材的长篇?对老年这一特殊年龄段的情感浓缩,对养老院独特生活圈的沉浸式透析,这样的小说,会拍激起怎样的社会涟漪?

今年9月,上海文化出版社在官方微信公众号以“新书推荐”方式,颁发了这部长篇小说的出生证明。作为多年老友,我知道,兆银兄有一三十年的新闻从业经历。他是一个写作极其严谨的人;他的笔端,喜欢聚焦人物特写和史料溯源;他的作品,主要侧重写实。然而,《我去养老院了》,却是兆银兄近年来最大的一次“虚构”。

我们都知道,虚构是小说的本质。“捕捉人物生活的感觉经验”是小说竭力要挖掘的艺术内容,其感觉经验越是新鲜、细致、独特、准确、深刻,就越是小小说化。

一直以来以文史真实性见长的兆银兄,这次要完成35万字体量的“虚构”,不能不说,这是他写作史上的一次突破。也许,正因为作者秉持着以真实性写作根基的惯性,这也注定了这部“虚构”小说烙印着兆银兄作品的一大特色:小说故事逼真,人物性格逼真,对话语言逼真,都带着现实生活的“活灵活现”。

为了写这部作品,我去养老院有过非常深入的采访和体验。一次,兆银兄跟我通电话时,用很真切的语气和声调对我说。后来,我知道,小说的一号人物——陶依嘉,和她两位室友的故事及3位老人与子女的矛盾冲突,这一切,都有着作者自己亲人或朋友或邻居或朋友家属的影子。围绕“陶依嘉”展开的故事,创作算是成功了。

## 《我去养老院了》

◆ 金乐敏

尽管从文字的架构来看,35万字,足以称得上是“长篇”了。但从故事的开合和人物数量来看,这部小说,紧凑得更像一部中篇。它,展现的不是一整棵树,而是从一棵树上,锯出了一长段的横截面。书名《我去养老院了》,“去”是一个动态词。作者攫取陶依嘉的第一部涉猎养老院题材的长篇?对老年这一特殊年龄段的情感浓缩,对养老院独特生活圈的沉浸式透析,这样的小说,也展示了人性的善良和包容。小说的弹性,涉及了老年人已有或可能有的话题。这就是作品的“张力”。

再看整本小说的语言方式,“我说”“你说”“他说”,故事的铺陈,很多是由人物直接的“怎么说”来展现。说罢全篇,甚至很有点看幕话剧的感觉。也由此,又形成了这部小说的另一特色:故事,不是侧重于作者讲述,而是偏好于人物呈现。

人物的喜怒哀乐,都是一被呈现在读者面前。话剧的魅力,不就是因为舞台的呈现?电视剧的魅力,不就是因为荧屏的呈现?《我去养老院了》,文字中,更多的是由人物直接的语言对话,声音化地呈现给读者的。难怪,此作品一经在喜马拉雅平台直播,很快就有听友反馈:“非常好的小说,讲得既真实又有故事性,如果拍成影视剧一定非常棒!”

虚构人物的真实性,激发了受众的广泛共鸣,甚至有评论者把这部长篇“误读”为“有着鲜明新闻纪录特色,犹如一部长篇报告文学”。

我认为,小说不论怎样真实,都不能当作新闻作品来读。作品中的人物,无论怎么鲜活,都无法找到身份证件的姓名。但,既然读者的反响都朝真实性上去靠了,兆银兄,你的创作算是成功了。



扫一扫关注“新民书评”